

痕记

痕痕 著



我和我的作者，哦不，冤家们

说到底，我也不怎么样
小气，敏感，又特别悲观
这样的我怪怪的
怪怪的我与他们相处
回忆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呀

『
痕
记
』

痕
痕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ZHUANG NING / CONTRIBUTING EDITOR _ LUO LUO [FROM ZUI] / VISION ART _ SHANGHAI ZUI [zui@zuifactor.com]
COVER ART _ YEILE [FROM ZUI Factor] / TYPESET ART _ CHU TING [FROM ZUI Factor] / ILLUSTRATION _ LISK [FROM ZUI]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痕记/痕痕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09

ISBN 978-7-5354-4633-6

I ①痕 II ①痕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268号

· 痕记 ·

痕痕 著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郭敬明

项目统筹 痕痕 阿亮

责任编辑 陈曦

助理编辑 庄宁

特约编辑 落落

封面插图 LISK

内页插图 LISK

装帧设计 /UI Factor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625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0千字

定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痕迹」



书里面写到的作者，

我对他们都抱有很深的感情，

我是一边回忆，

一边开始写关于他们的故事。

在回忆的时候，

我仿佛才真正地去理解，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啊……

「
痕
记
」

痕
痕
著



PRODUCER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CHIEF EDITOR CHEN XI ZHUANG NING / CONTRIBUTING EDITOR _ LUO LUO { FROM ZUI } / VISION ART SHANGHAI ZUI { zu1@zuitfactor.com }
COVER ART _ YEILE { FROM ZUI Factor } / TYPESET ART _ CHU TING { FROM ZUI Factor } / ILLUSTRATION LISKI FROM ZUI
MEDIA COORDINATOR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SHANGHAI ZUI { WWW.ZUIBOOK.COM }



「痕 记」



书里面写到的作者，

我对他们都抱有很深的感情，

我是一边回忆，

一边开始写关于他们的故事。

在回忆的时候，

我仿佛才真正地去理解，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啊……

序

Preface

睡在心里的狮子

文 / 郭敬明

从成立公司开始到现在，一晃已经快要五年的时间了。五年里，我作为出品人，出版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也写过很多的序。但是眼下的这一篇，应该算最特别的了吧。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在四川老家过年，随手翻阅的杂志上正在介绍日本的一位社长和日本那些大牌作者们接触的故事，从鼎鼎大名的村上龙到一些国内人不太知道的本土作家，那个幻冬社的社长说了一句让我触动很大的话，他说：“上帝造了一群羊，其中一只和另外所有的羊都不一样，它望着不同的方向，想着不同的问题，做着不同的事情。它孤独地站在角落里。这只羊，被称为作家——我的工作就是

为这种人服务。”

我和痕痕，我们的工作，也是为这群人服务的。我们一起搭档了快要八年了。而今天，终于，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我以一个出品人的身份，我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在我和她坚不可摧的友谊之下，显得薄弱，显得太过新鲜而没有时间积累，然而，却几乎颠覆了我心里对她的认知，或者说，我曾经对她的认知，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

为此，我诧异极了。

我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充满了别扭的。

第一个别扭的地方，是她把我们还原得都太真实了。其实仔细想想，她写的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我、落落，还是笛安、安东尼，等等，都是在当下年轻读者心中呼风唤雨的偶像级作家，我们常年活在读者的宠溺里，披戴着耀眼的彩虹光环。我们被编辑们、发行人员们、企宣部门的同事们捧在掌心里，我们被镜头捕捉着，被新闻烘托着，被销量装点着，被掌声围绕着，被读者崇敬着，我们身上显示出各种各样不真实的美、压倒性的强。然而痕痕却走出来，小声却坚定地告诉大家：“他们脆弱着呢，他们无赖着呢，他们自卑着呢，他们平凡着呢。”

痕痕用她冷静而精准的文笔，一点儿一点儿把我们外壳的亮片剥去，让我们换了睡衣，卸了浓妆，仿佛一颗煮熟剥壳后的鸡蛋般，又稚嫩又脆弱地摆到了桌上。我在看完书写我的部分的时候，一度愤愤不平地质疑她，我说“你干吗这样赤裸裸地揭发我？我可是公司的商业品牌啊”。直到我看完了整本书之后，直到我内心翻涌的波浪平

息下来，我才真正地理解了她在最真实的作品面前，什么辞藻的修饰，什么品牌的价值，什么虚幻的形象，都不再具有意义。具有意义的，仅仅是一个作家对生活、对人性最真实而精准的捕捉。她放下了所有她身上的标签，上海最世副总经理也好，作家经纪部总监也好，《最小说》文字总监也好……这些身份都不再具有意义，她此刻，就是一个正在捕捉记忆碎片的作者。

阅读《痕记》里关于我的篇章，仿佛就像是在乘坐倒流的时光机。那些我们一同经历的事情仿佛无数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快闪底片，虽然消失了色泽，但依然在每一个骤然撞向自己的瞬间，唤醒无数沉睡在心底深处的碎片，仿佛湖底一尾鲤鱼一摆，激起淤泥里无数早已沉淀了的闪光鳞片。

但是这种记忆是微妙的，并不是自己在某一个阳光混浊的下午听着怀旧歌曲，回忆年轻岁月时的那种感觉，而是仿佛进入梦境，以一个灵魂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一同走过的荒唐岁月、年少轻狂。记忆不再是我主观润色后的样子，这些往事里的自己也不再是那个完美无缺的万众偶像，不再励志不再动人，在痕痕的记忆里，我和任何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平凡而又脆弱，敏感而又自我。我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她眼里却变得蛮不讲理；我潜意识里想要遗忘从而真的遗忘了的某些脆弱时刻、丢脸时刻、冷漠时刻的自己，在她眼里却依然顽固地存活着。同样，我很多时候无心的一句关心、一句问候、一个小动作，因为太过自然也被我遗忘的这些时刻，在她记忆里，也鲜明地存活着，日复一日地释放着暖人的光热。

第二个别扭的地方在于，我虽然相信她文字的熟练度，我也相信作为一个每天需要看大量的来稿、手下掌管着几十个当今全中国最红

的青春文学作家的编辑，她的这本书肯定不会写得太差，但是，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她写得太差，而是她写得太好。这就有点儿超乎我的想象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所写的这些回忆有多么动人，有多么煽情，有多么容易勾起人对往事的惆怅，不是这些。我说她写得好，纯粹是因为她的文字技巧，和叙述时的调性。那种克制力，那种对自身情绪的收放自如，那种刻意为之的微妙距离感，那种在情绪和读者中间插进一面透明玻璃从而带来阅读时的欲罢不能感，都不得不让人承认她的文字本事。这分明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了。作为一个作家，她对周围世界的感触保持着一种过分地锐利，作家们都是脆弱而敏感的，他们像是海底触须庞杂的海葵，对任何游过身边的微小情绪都牢牢抓紧，一触即发。痕迹也是这样。她将过往的岁月，全部收进她的小小行囊，一路肩负至此。

而篇章中间那些小短故事，完全就是苏联小说的写法，充满着翻译腔带来的冲突感，异样地迷人。

最后，还是忍不住站在朋友的角度，而不是一个出品人的角度，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这个狮子座的女孩。狮子座的女孩，自尊心极强，要面子，强势，但同情弱者，有强烈的正义感。

我认识这个小狮子快要十年了。

这十年里，我们从QQ上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的网友，变成了生死之交，变成了冲锋陷阵彼此掩护的合作伙伴，她变成了为我打江山的将军。她从一个内向而又个性别扭的小女孩，成长为如今帮我打点着半个公司的老总，她的性格强势而又温柔，作风强硬却又包容。执行力超高，同时又不死板。我看着她一路走来，有时候感觉像是看着曾经

的自己。

我和痕痕吵架么？

当然吵。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我歇斯底里地发飙，音量放大到全公司都能听见，她只是安静地听着，也不太说话。或者是我夺门而去，要么就是赌气不接她的电话，不回她的短信。最近的一次我们大吵，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生了好大的气。归根结底很简单，就是她和阿亮约了别的朋友一起吃饭，而忘记了叫我。作为一个拥有极强霸占欲的人来说，我难以容忍阿亮和她心中有任何的朋友比我还重要。我生气从而一个人去吃饭，手机关了，吃完自己坐车回家，司机对我说：“痕痕一直打你电话，说找不到你。”我对司机说：“不用理她，送我回家就行了。”结果车开到小区楼下，我看见她和阿亮抬着公司会议室那个读者送的巨大的玩具狗熊在小区门口等我。（后来我有嘲笑她们，“你们两个是有多幼稚啊？”）她们两个满脸笑容地拍拍我的车窗，拿着狗熊的手做各种动作，我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痕痕的嘴型是在说“别生气啦”，但我只是很冷漠地让司机继续往前开，没有任何的停留。我看见车窗上她失落又紧张的面容消失在视线后方。随后甚至任凭她在我家门口如何按门铃我也不开门。直到半个小时后我打开门，发现她靠着墙壁坐在走廊的地毯上。她也不砸门，也不发飙，也不死按门铃，只是看见我打开门的时候她局促地站起来，也没有说话，只是一颗眼泪轻轻地掉下来。

你看，大部分的时候，她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原则地让着我的。我觉得我的很多坏毛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三个女人宠出来的。我妈、阿亮，还有痕痕。

但我也只有在她（以及阿亮，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面前，会这

么歇斯底里地暴露自己幼稚而蛮横的一面。因为我心里清楚，她心里也清楚，无论我们之间发生多么严重的争吵，我们总会合好如初的。我们彼此都深信这一点，所以我们敢在对方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弱点。也许我和她彼此对对方来说，都是世界上很少数几个，就算暴露再多的缺点在对方面前，也依然不会丝毫讨厌对方的人。

两个月前痕痕生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又是我们大吵一架之后没几天。（这一次的吵架比较严重，因为她和阿亮都非常不同意我一个商业上的决策。）几天里我们都没有说话，仅有的交流都是工作上的交接。直到她生日那天，她小心地在QQ上对我说：“晚上我生日吃饭，你一定要来哦。”

那天晚上，我又重新帮她买了一套阿玛尼的保养品套装作为礼物。（之前已经在伦敦帮她买了一个闪亮闪亮的PRADA拎包了。）晚上，在KTV里我和她都喝醉了，忘记了在唱完哪一首歌之后，我拿起酒杯祝她生日快乐，她悄悄地凑过来，在我耳边说：“那你保证，永远都不会真的生我的气。”我笑呵呵地点头。她说：“拉钩，你保证。”

我笑了，我说：“我保证。”

因为这是一件太容易做到的事情了吧。

序

Preface

你之于你，你之于我

文 / 落落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我最无法做到客观评价的一本书了，强烈的主观冲动使我即便在脑海里草拟这短短几行开篇时，也充满了不自信的焦灼感。倘若在以往看完任何其他人的作品后，哪怕他们视角高屋建瓴、言辞掷地有声，能够大幅度渲染我的阅读感受，可这本书却依然是大大的不相同，它带给我的动容甚至是最近五年来绝无仅有的。我一贯坚信自己过分冷静和麻木的神经，在读到本书部分段落时，那天晚上，我捧着自己的脸，为了接住眼角终于不得不放弃的一阵湿意。

我喜欢在描述这个作者之前加上许多个“我的”。本书的作者痕痕，她曾是我的编辑，也是我的同事，是我的朋友，是我非常喜欢的

女生——我总恍惚以为在冠上一系列强烈占有欲的定语后，被一再反复重叠的她，如同小时候必须要从柜台那头争来的最漂亮的玩具，而随后我可以在这场意向中朝她伸出手臂，犹如她在本书中用文字拥抱了我一样，回以她我最亲密的真诚和感激。

起初听到她“想写一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书”，这样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准确获悉内容的消息时，我的头脑内也确实困惑的，这种困惑不仅来自对那本当时尚不得而知的书籍内容，更来自痕迹被束缚在我脑海中的固定形象——一直以来，她作为许多本畅销书后必然存在的“特约编辑”，以扎实、稳定、可靠的工作态度著称，她选稿、约稿、编稿，出现在我身边催稿时脸上总写满了悲壮的锲而不舍——在我眼中，她是个优秀的编辑，而我一贯的盲目和愚蠢使自己显然错过了观察她自己的文字如何定形至最美的过程。

所以我被这本成书的结果史无前例地触动了一回。尽管过去在阅读她的博客时也曾备感惊艳，但我终究是没有好好坐下来静心观察眼前那么神奇而从容的一次开放。幸运的是我终究得以收获她的花香。我读她的文字，它们的确如同来自邻人们友好的窗台，似近非远，淡然又温暖地，从感官侵入到心脏。

在提及本书前，请先允许我再多费点儿笔墨地说一说她。哪怕是自认为非常熟识的当下，痕迹依然有一半时间流露着我难以捉摸的气场。那些我无法顺利把握的不同，并非“处世之道”这般宽泛的词语。我常常在面对她的时候感到异常地不从容，我想自己和她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在一个宇宙内同步进行的，可不同寻常的是，以往这类错位感总会带来的排斥，在她身上却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吸引力，使我乐于猜测、乐于观察。她天生带有别致的幽默感，为众多人喜爱的同时，个性上却时常流露出谨慎和羞赧，尤其是无论在怎样热闹的场面